

Maotouying WenKu 第三辑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悬疑与宁静

——皮浪主义文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十分赞赏这样一个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涅瓦即雅典娜，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本文库精选东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论述的精辟、文笔的生动为特色。但愿随着猫头鹰翅膀的振动，辉煌壮丽的人类思想的星空能在我们面前展现。



2 020 9542 8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三辑

悬疑与宁静 ——皮浪主义文集

杨适 张妮妮 卢海燕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邱辛晖

封面设计 何礼蔚

悬疑与宁静

——皮浪主义文集

[古希腊]塞克斯都·恩披里可 著

杨 适 张妮妮 卢海燕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29000

印数：1—7000本

ISBN 7-5426-0212-8/B·27

定价：2.95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根据古希腊怀疑主义代表作《皮浪主义概述》译出的。为适应更多读者的口味和便于阅读,译者对原书重新加以编排,并作了必要的删节。《皮浪主义概述》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的一本名著,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价值。考虑到至今尚未有中译本,我们这本译作时下也能起某种补阙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引起爱思考的朋友们的注意,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收益。

怀疑是推动人类认识发展极为重要的动力和方式。中国人历来讲“学问”,所谓“问”就含有探究、质疑的意味。西方人的思想、学术尤重怀疑,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认为只有着眼于怀疑与否定,才能有所发现和创新。当然,怀疑作为认识和真理得以发展的环节,同怀疑主

义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后者把怀疑放置于认识与思维的首位，甚至怀疑任何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这是有其偏颇之处的。不过由于怀疑主义在阐述其观点的同时，深入研究和批判了各种哲学、科学和认识本身的基础，而怀疑这个本质性的环节也得到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所以它向来是极富教益的。从西方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全部发展历史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它的意义。如皮浪主义在西方近代哲学早期发展史上一直起着重大的启蒙作用；而休谟的怀疑主义从18世纪以来也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着这类作用。与此相比较，我们中国人对于对怀疑的研究和理解便显得单薄，而作为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也更未得到充分、有力的发展。由此看来，了解西方怀疑主义哲学就大有必要了。

皮浪主义是西方怀疑主义传统的第一个古典形态，它兴起于晚期希腊，并以这一派别的创始人皮浪而得名。皮浪主义经过几百年的若干阶段的发展，由公元2世纪时的塞克斯都·恩披里可集其大成。塞·恩披里可撰写的《皮浪主义概述》和《反独断论者》（又译为《反数学家》，其中包括《反逻辑学家》、《反自然学家》、《反伦理学家》等多卷），几乎对其前的所有哲学和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系统地阐述了古代怀疑

主义，这些阐述对后世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塞·恩披里可这本著作的思想和文字是清晰的。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大部分读来不会有多大困难。但是有一部分——我们指的是关于批判逻辑学家的那部分——可能会使相当多的读者感到别扭。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特重逻辑分析的西方人大不相同：他们批判逻辑学家的逻辑，靠的仍是逻辑；我们中国的传统往往是靠直观的感性和伦理政治观念，而不愿再作细致的逻辑分析，以为其烦琐无聊。不过真正说来，这恐怕正是我们的缺陷所在，需要作一番补救才能使自己在论理上求得深入透彻。当然，我们的翻译也有许多未尽人意之处，但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此就忽略了这一部分的价值。我们相信真正愿意有所收益的读者会有耐心，这样他们就会感到难读的东西也是饶有兴味的。

皮浪主义主张怀疑或悬疑，认为对事物不能下最后的判断，只能悬置判断，这样才能避免妄下断语，从而对事物对象不断地加以研究；而从人生哲理上说，只有不去一味追逐某种固定的目标，不执着于某种终极的东西或教条，人们才能摆脱烦恼，保持内心的宁静。这种哲学有某

种消极的、从外界退回到内心的性质，是晚期希腊和罗马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充满苦恼而又难以摆脱的思想表现，我们对此应当作历史的了解 and 批判，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本书第一——六篇是杨适译的，张妮妮译了第七——十一篇，卢海燕译了第十二——十六篇。王太庆先生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帮助和指导，在此谨表谢意。

译 者

1988年6月

目次

译者的话.....	1
-----------	---

什么是怀疑主义.....	1
--------------	---

早期怀疑派的10种型式	12
-------------------	----

后期怀疑派的5种型式和	
-------------	--

另外两种型式.....	53
-------------	----

埃涅西得姆斯的8种型式.....	59
------------------	----

怀疑派的陈述方式.....	62
---------------	----

怀疑派思维方式与其他相近哲学	
----------------	--

的比较.....	72
----------	----

论真理的标准.....	87
-------------	----

论记号.....	113
----------	-----

论证据.....	125
----------	-----

论三段论、归纳、定义和划分.....	145
--------------------	-----

论诡辩.....	157
----------	-----

论神.....	168
---------	-----

论原因.....	173
----------	-----

论空间和时间.....	210
-------------	-----

论善恶和中庸.....	227
-------------	-----

论生活的艺术.....	249
-------------	-----

什么是怀疑主义

怀疑派,由于其审度和探究的活动,又被称作“研究派”;由于研究者在探究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心理状态,又被称作“存疑派”或“悬疑派”;由于他们的怀疑与探究的习惯,或由于他们对肯定和否定不作判定的态度,也被称作“犹疑派”;更由于事实上皮浪致力于怀疑主义较其先驱者更彻底、更突出,而被称作“皮浪派”。

怀疑主义是一种能力或精神态度,它在无论何种方式下都把现象和判断对立起来,并由于这种对立起来的对象和理性间平衡的结果,我们首先就被带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悬疑状态,然后被带到一种“无烦恼”的或宁静的状态。我们这里称它为一种“能力”并没有什么微妙的含义,只是简单直捷地指其“能”。“现象”一词,我们指的是感官知觉的对象,而把它同思想的或

“判断”的对象对立起来。词语“在无论何种方式下”，既可以同“能力”一词相关联，使我们可在“能力”这个词的单纯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也可以同“把现象与判断对立起来”一语相关联，因为我们是在多种多样的方式中把这些——现象与现象、判断与判断，或现象与判断、判断与现象——对立起来的，我们使用“在无论何种方式下”这个词语，就是为了保证把所有这些对立都包括在内。此外，我们把词语“在无论何种方式下”同“现象和判断”联系起来，是为了使我们可以不必去研究现象如何现显，思想的东西如何判定，而只用这些词的单纯含义。“对立的判断”一词，我们不是在否定或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只不过是作为“彼此争执的判断”的同义语。“平衡”一语我们说的是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彼此相等，用以指明在彼此争执的判断中没有一方能比另一方更优越因而可能性更大些。“悬疑”是一种心智的休息状态，因为在这种状态中我们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任何东西。“宁静”是一种灵魂的无烦恼和安宁的状态。至于宁静如何随着判断的悬疑而进入灵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目的”时予以说明。

怀疑主义的最初起因，我们认为是对达到宁静的期望。那些有才能的人，被事物中的矛

盾所困扰,对他们必须承认的变迁感到疑惑,而这些情况导致他们研究事物中什么是真的和假的,希望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而达到宁静。怀疑论体系的主要原理是:对于每个命题都有一个与之相反而等价的命题。由于废止独断专行,我们能得到这一结论。因此,怀疑派不搞武断^[1]。

在我们说怀疑派不搞武断时,我们不是如某些人那样在相当宽泛的“赞同某种东西”的意义上使用“武断”一词的(因为怀疑派赞同感觉,它是感官印象的必然结果,但他感觉热或冷时,不会说“我相信我不热”或“我相信我不冷”);我们说“他不搞武断”时所使用的“武断”一词,仅指:某些人提出的看法是“要人同意在学术研究上非显明的对象”^[2]。皮浪派哲学家完全不赞同那些非显明的东西。再者,即使怀疑派谈到非显明事物时所使用的明确的表达式,诸如“(这一个比另一个)并不更加……”,“我什么也不作决定”,以及其他任何一种我们会说到的表达式,

[1] 这里“武断”也可译作“独断”,“搞教条”。

——译者注

[2] *non-evident object*, 或 *the non-evident, things non-evident*, 指非现象的,非显现的,感觉不到的东西或对象,如许多哲学家所提出的抽象“一般”物或由思想而形成的对象。

——译者注

也都表明他不搞武断。独断论者武断地把他所说的东西当作真实的存在,怀疑派则不同,他不认为这类表述有任何绝对的意义,因为他想,诸如“一切东西是虚妄不实的”这样的说法本身也是虚假的,同作出“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之类表述一样。因此,说“(这个比那个)并不更如何如何”也像其他的说法一样,它本身也“并不(比别的)更好些”,这样他在否定其他说法的同时也就取消了这个说法本身。对于其他的表达公式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因此,在独断论者把他的教条假定为坚实的真理时,怀疑派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只清楚地表述他的公式,这些公式由于它们自身的作用实质上也都被勾消掉了,没有人能说他在清楚地表述这些公式时武断地说了些什么。而最重要的是,他在明确表述这些公式时,是以非武断的方式陈述对他自己显现的东西,强调他本人的印象,对于外部实在并不作任何肯定的断言。

顺着这条线索我们来答复这个问题:“怀疑派有一种学说上的准则吗?”如果人们把一种“学说上的准则”定义为“坚持一定数量的教条,它们既相互依存,又依赖于现象”,并把“教条”定义为“赞同某个非显明的命题”,那么我们就要说怀疑论者没有一种学说上的准则。但是如果

把“学说上的准则”定义为“与现象相一致的程序，继之以一定的论理的路线，这种论理指明如何才能使生活得正当看来是可能的（“正当”一词并不只是指美德，而是广义的），并使人们能趋于悬置判断”，那么我们要说怀疑论者有一种学说上的准则。因为我们是循着一条论理的路线的，它同现象相符，并能指点我们过一种适合我们国家的习俗、法律与制度，以及我们自己本能的感情的生活。

“怀疑派研究自然学^[1]问题吗？”对这个疑问我们的答复同上面类似。因为，就一个意义来说，如果这种研究指的是以武断方式对自然学理论作确实而肯定的判断，那我们便与自然学无关；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这种研究所运用的是我们那种对一切命题都设置一个与之相反的等价命题的方式，是指我们关于达到宁静的学说，那么我们还是在研究自然学的。这种答复问题的方式，也适用于所谓“哲学”的逻辑分支和伦理学分支的问题。

有人说“怀疑派取消现象”，在我看来，他们

[1] Physics：现在用来指物理学，但在古希腊它是哲学的主要部分之一和基础，指的是同研究人事有别的自然哲学，那时作为科学主要部分之一的物理学尚未从自然哲学中明确分离出来。故译为“自然学”。

——译者注

似乎对我们这一派观点的陈述不太熟悉。如前所述，我们从来不推翻感官的感觉印象，它让我们同意而不顾我们的意愿；而这些印象即是“现象”。^[1]当我们问基质对象^[2]是不是它所显现的那个样子时，我们承认它显现的是事实，我们的怀疑并不涉及现象本身，而只涉及现象的说明——这是同对现象本身发生疑问有区别的。例如，蜂蜜对我们显现为甜的东西（这是我们承认的，因为我们通过感官而知觉到甜味），不过蜂蜜在本质上是不是也是甜的，对我们说来是一件可疑的事，因为这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个对现象所下的判断。并且，即使我们确实反对现象，我们也未提出意在取消现象的论点，而不过是用指出独断论者的卤莽轻率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假如理性是一个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现象夺走的骗子，那么我们确实应该对它持怀疑态度，正如对那些非显明的东

[1] appearance: “现象”即“显现的东西”，为我们感觉到的东西。——译者注

[2] underlying object: 指作为现象的基础的东西，它显现为现象。从下文看怀疑派并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怀疑派认为我们所知的基质东西仍然仅是可感知的现象物，如羊角锯末是羊角的基质对象，至于它最终究竟是什么是无法认知和判断的。他们认为有些哲学家把它认定为原子和虚空（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理念（柏拉图）、形式与质料（亚里士多德）等，是独断论的。因为这些东西无法感知，是“非显明”的。——译者注

西一样，这样才不致由此而表现卤莽。

我们对于现象所持的看法，显然来自关于怀疑派的[真理]标准的说法。“标准”一词在运用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校正关于实在或非实在的信念的标准”(关于这一含义我们将在另一篇驳论中加以讨论)；另一是指行为的标准，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做符合于它的某些行为，而戒绝别的行为。我们现在说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标准”。那么怀疑派的标准，按我们的说法就是现象，我们把那实际上在感官中显现的东西给予现象这个名称。由于它存在于感觉和非自愿的感受之中，就不会有什么疑问。这样，我想就没有人去争论基质对象有这样那样的现象了。争论之点在于：对象是否真的同它所显现的情形一致。

我们按照正常的生活规则生活在现象之中，不固持教条，就会发现我们不能总是无所事事。这种生活的调节规则似乎是四重的：其中一部分在于自然的指导，其次是为感受所驱使，再者是按照法律与习俗的传统，再一部分在于技艺的教育。自然的指导是指靠着它我们自然地就能感觉和思维的禀赋；感受的驱使指的是这样一些感受，由于它们，饥饿便驱使我们求食，干渴便驱使我们求饮；习惯的传统和法律，

是指我们把指导生活的虔敬视为善，不虔敬视为恶的那些依据；技艺的教育，凭着它我们在这些技艺活动中就不会无所作为。但是我们对这一切都不取独断的态度。

至于怀疑派学说的目的，我们想说下面一些话。“目的”乃是“一切行为或推理过程都是为了它，而它并不为别的东西而存在”；或者换句话说，它是“天然内在欲求的终极对象”。我们仍然认定，怀疑论的目的是在关于诸种意见中求得安宁，在不可避免的各种事情里求得有节制的感情。对于怀疑论者来说，为了达到宁静，他们要对建立在感觉印象上的当下判断这类对象进行哲学思考，要弄清它们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时他发现自己陷进了（矛盾双方）分量相等的矛盾之中，并在这些判断中悬疑而不能作出决定；作为如此这般悬疑的结果，他就会在涉及诸种意见的事情中得到宁静的状态。因为那些试图认定某事本性是好的或坏的人总是不得安宁的；当他缺少他以为是好的东西时，就会认为自己无疑受到坏的东西的折磨，并且去追求他以为是好的东西；而当他得到这种东西时他就陷于更大的不安之中，他因为他无理智地，过分地得意洋洋，并且由于惧怕命运变迁，要竭尽全力来避免丧失掉认为是好

的东西。与之相反，那些对于何谓本性好坏并不作什么决定的人，既不急切躲避也不急切追求任何东西；所以他就没有烦恼。

事实上，怀疑论者有一种同画家阿培拉^[1]相同的体验。据说，有一次他画一匹马时想在画中表现马喷出的白沫，可是极不成功，他只好放弃这个打算，并且把用来擦拭画笔上油彩的海绵扔到画面上去，可正是这团海绵在画面上留下的印记，产生了马喷白沫的效果。同样，怀疑论者原来指望靠判定感官的和思想的诸对象之不同来赢得宁静，由于不能得到这种效果，他们只好对判断悬而不决；而这时他们却似乎是偶然地发现宁静随其悬疑而来，犹如影之随形。虽然如此，我们并不以为怀疑论者是全无烦恼的；我们只是说他只被不可避免的事情烦恼；因为我们承认有时他也会感到冷和渴，为各种各样的这类感受而痛苦。但是，即使存在这些场合，普通的人们为双重的痛苦所折磨，——他们自己感到痛苦，又为相信这些折磨在本质上是恶的这一看法而痛苦，后者在程度上并不亚于前者，——而怀疑论者，由于他拒不承认并避开所有这些情形在本质上是恶的这种

【1】阿培拉（约公元前350年—300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宫廷画家。